

满族民间文化论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序

六十年代，我有幸几次在黑龙江省满族聚居区进行民间文学考察。当时曾对满族同胞的善讲故事感到十分惊异，我还记得一位绰号叫“二锄杠”的满族老大爷，他的真名叫傅海山，他给我们讲了好多满族民间故事和笑话。一连几个晚上我们都长在他家里。炕上铺着席子，席上坐了不少人，地上一条长凳也坐了两、三个人。他讲的故事和笑话，简洁干脆，没有多余的字眼儿，也没有不准确的字眼儿，难得的幽默，也难得的深刻。不到最后的时候，你总觉得情节会循规蹈矩地朝着可以预想的方向走，象一股山泉，晶莹清冽，叮叮咚咚，但谁知，两句话突然一转，整个故事变了样。包袱抖开来，就象山林里的一大群鸟，突地飞起，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意料不到的结局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些故事是那么隽永，至今我还能大致不差地背诵出其中的两、三个来。

联想，真是个奇妙的精灵，当我不胜欣快地阅读这部文集的论文时，它不时地把我拉回到六十年代，让我记起了如正月十五耍灯官、以及象上面所述一类的许许多多的事，让我记起了如傅海山、穆晔骏、傅英仁等许许多多熟悉而亲切的面容，让我记起了冬天和夏天的宁安。

宁安，宁古塔，它以无数丰富美丽的满族民间故事，以三仙女的神话、老罕王的传说、黑妃娘娘的传说，以浓郁多彩的满族风习人情令我至今怀念不已。

在考察满族民间文学的时候，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几位满族老大爷同我们说话，满口的京腔：“您二公来到我们大依兰，听我们讲陈年老话……”我以为他们或许是从北

京迁来的，可是一打听，他们根本没到过北京。当时我曾幼稚地向自己发过问：满族同胞在舍弃自己原来所操的语言，转而使用汉语的时候，是否对京腔的形成，作出过自己的特别的贡献呢？有一回，我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外原来老营房一带打听路，几位老太太穿着布袜子、扎着裤腿儿在门口坐着聊天儿，见我问路，那股热心劲儿，真让人感动，她们一板一眼、慢条斯理、周详而有礼貌地向我说着路径，使我特别深刻地体验到地地道道的京腔京味儿，这时，那关于京腔形成中的满族贡献的那幼稚的怀疑又一次在我的脑际闪现。我曾经就此请教过一位专门从事方言研究的同志，他幽默地说，知其然不易，知其所以然尤难，谁能说清这一片树叶何以会不同于另一片，谁能说清这一个树枝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为这个样子，这大概要靠“悟”。这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

然而，对于民族文化研究者来说，当然要努力说清民族文化的内涵、实质和特点，要积极探求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发展的轨迹和今后的趋势。要知其然，也要努力知其所以然。悟是探求的结果，而不是探求的前提。

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民族文化也永远处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关于民族文化的一般理论研究，必须建筑在对于诸多具体的对象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民族文化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也应该服务于建设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明天。

满族文化研究这几年呈现出十分繁荣可喜的局面。孟慧英同志是这一领域许多用功极勤的同志当中的一位，或许也是较为年轻的同志当中的一位。她以三数年的时间，在完成其他论著的同时，在满族民间文学及满族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这样的收获，是值得钦羡的，她的钻研精神是值得赞佩

的。她在将自己的有关论文结集出版时，题名本书为《满族民间文化论集》，我揣摩，其用意或许不尽然在于拿它来总括本书全部论文的题旨，此外可能还蕴含着一种对自己，也是对学界和人民的约言：她要用自己的满腔心血去浇灌永葆青春的民族民间文化之花。如果是这样，就让我们从心底预祝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刘魁立

目 录

序	刘魁立(1)
满族民间文学面面观	(1)
一、满族民间文学的出版情况	(1)
二、关于满族民间故事家	(6)
三、满族民间文学内容	(8)
四、满族民间文学的发掘者	(12)
努尔哈赤传说述评	(16)
一、努尔哈赤传说的内容	(17)
二、关于传说产生问题的基本认识	(30)
三、努尔哈赤传说与汉族思想文化的关系	(37)
满族民间故事传承人故事承继路线探微	(42)
一、承继氏族部落故事	(42)
二、承继家族故事	(44)
三、承继地方故事	(47)
四、承继文人修饰过的民族故事	(48)
民间故事家能力评析	(52)
一、讲述能力	(53)
二、传承能力	(56)
三、创作能力	(60)
满族经济类民间故事特点及意义	(66)
一、故事因素的限定性	(66)
二、故事类别的连续性	(68)
三、故事层次的阶段性	(72)
论努尔哈赤传说的民族特征	(79)
一、努尔哈赤传说的民族特征	(80)
二、传说民族特征的产生条件	(83)
三、传说民族特征的历史地位	(90)
满族部落时代故事论	(94)
一、部落内部的生活与变迁	(95)

二、部落社会同外部世界的矛盾斗争	(102)
三、部落时代的宗教	(106)
恰喀拉故事浅识	(113)
《满族神话故事》评	(131)
《尼山萨满》的历史性质	(141)
《尼山萨满》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168)
满族民间文学的萨满教传承	(183)
一、萨满教传承是满族民间文学的母胎	(183)
二、萨满的创作与传播是口碑传承的主要表现之一	(188)
三、萨满传承影响下的满族民间文学特点	(193)
满族的萨满教	(198)
一、满族萨满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方式	(198)
二、满族萨满教的种种崇拜及其由来	(207)
三、满族萨满的“标准”	(216)
四、结束语	(221)
满族多神信仰的嬗变	(223)
一、神祇体系的组合、变化	(224)
二、神祇内容的特点与发展	(227)
三、神祇的专职现象和等级因素	(231)
萨满教世界观略说	(236)
一、宇宙总貌	(238)
二、事物本源	(239)
三、天地关系	(240)
四、灵界关系	(241)
关于民族文化总体特征的思考	(245)
一、源于古民族的传统文化	(245)
二、在古民族文化基础上发展了的现今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	(247)
三、受外民族影响的文化	(250)
满族神谕的两种形态	(255)

满族民间文学面面观

满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满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考和审美情趣。它们贯穿于满族的民间文学之中，并伴随着民间文学中民族独特的历史内容，在我国民间文艺百花园中大放异彩。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原因，满族民间文化的光辉被遮掩了十年。象祖国一切美好事物经过十年风雨，复苏勃发一样，十年浩劫后的满族民间文学，以崭新的姿态翘首于民间文学界。她的风韵引起人们的注目，欣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年满族民间文学的大量发掘，可以典型地说明我国民间文艺界这一阶段的工作成就。就满族民间文学自身情况来说，这几年的成果已经把满族民间文学引向一个发展高峰。我们十分必要总结一下近几年满族民间文学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无论对我国近几年民间文艺界工作进展情况的了解，还是对满族民间文学的总体观查，这种分析是很有益处的。

一、满族民间文学的出版情况

现今的满族民间文学专集，或含有满族民间故事的刊物，故事集以近六、七年的出版物居多。这些刊物、专集是各级出版部门共同劳动的成果。它们大致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1、地方出版社印发的专集

这一类刊物中应首推春风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和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出版的两集《满族民间故事选》。它们

是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会合编的。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热烈反响。特别是满族同胞更是欣喜万分。据编者介绍，在国内一些专家和读者，特别是满族同胞，纷纷写信表示兴奋之情。在内蒙古牙克石有几位满族同胞，他们见到此书后，高兴地奔走相告，大家欢聚一起，举杯祝贺，庆贺他们有了反映自己民族生活和历史面貌的第一本书。在国外，这部故事集也引起了重视。日本神户外大太田夫教授在日本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评介文章，说这个集子“是创历史性的第一本满族书籍”，它的出版，“是值得满族夸耀于中外的大事情”，并将此书译成日文本。西德、苏联和美国的民间文学专家也在开始研究这本书。满族著名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絮青以“深厚的爱”为该书写了序。她说：“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做了一件好事情。他们编的《满族民间故事选》使各民族的读者有机会接触满族民间故事能手们世代代传留下来的作品”。她还深刻地指出了这部书出版的现实意义：“十年浩劫把民间文学也搞掉了。目前民间文学同样面临着抢救的问题。一则，世代代口头流传的传统遭到了破坏，象河水断流一样，在那可怕的十年里，民间故事在民间不许讲了，它也在禁锢之列；二则，能讲故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民间文学的的确确有失传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出版《满族民间故事选》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故事搜集者们意识到了这种紧迫性，我想，人民会感谢他们的，他们做了值得称赞的事”。她在序言里还提到满族民间故事能够较完整的保留下来的决定因素是顽强的民族意识。胡絮青先生的这个断言，我们许多满族民间故事搜集者是深有体会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二集《满族民间故事选》使满族民间

文学的编辑工作一开始就不同凡响。它揭开了满族民间文学宝库，从此满族民间文学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继春风文艺出版社之后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乌丙安、李文刚、俞智先、金天一编辑的《满族民间故事选》，它是该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之一。这套丛书的宗旨是“使世代口头相传的文化财富，通过妥善的整理和系统的选编，成为精粹的读物，以利于阅读、应用和保存；使我国多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该集所辑辑的主要为一个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以反映一个民族民间故事概貌。这部选辑遵循了上述出版要求，比较系统地辑录了满族民间文学中那些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较高的作品。

除了上述选辑外，一些出版部门还印行了满族民间故事的个人专集。它包括专人搜集的故事集和专人讲述的故事集，即故事家专集。吉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出版了吉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富育光搜集的满族故事集《七彩神火》。富育光是一位满族科研人员，从小受到本民族文化和风习的熏陶。他记录的故事有他的亲人：奶奶、母亲、父亲及亲属讲授的，也有其他满族群众讲授的。在民族文化摇篮中成长起来的他，自觉地成为满族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他力求忠实地记录它们。他的搜集调查、记录的态度是相当认真的，为了更好地鉴别故事，他前往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以及北京郊区聚居区进行调查，征求意见。《七彩神火》是第一部满族专人搜集的故事集。特别是满族古老故事的保存，为人们深入地认识、欣赏满族民间文学提供了精

彩的资料。继富育光之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张其卓、董明整理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这是满族民间故事家的第一部专集。它记录了辽宁省岫岩县满族民间故事讲述家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三老人所讲的故事。它展示了满族民间故事能手的能量。搜集者的经验和故事家传承的这些故事共同告诉我们，满族民间故事的储量是相当丰富的。发掘工作大有希望。事实正是如此。三老人的故事只是满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几块宝石，顺着宝石线索，大量的民间故事家被发现了。满族民间故事家的专集在不断涌现。如北方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傅英仁的《满族神话故事》，傅英仁的另一部故事集也正在出版中。

仅就上述成果，满族民间文学的发掘工作就已经十分可观了，而实际上，满族民间文学的出版物还有许多种，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

2、省级民间文艺研究会出版的满族故事

在这些出版物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黑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出版的《黑龙江民间文学》。这是一套有科学价值的民间文学资料集，目前已经出到第十六集，每集大约二十万字。这部资料编辑者以极认真、科学的态度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有时它以各民族民间文学专辑出现，有时它把同类作品归于一集，对研究工作来说，既科学又便利。其中满族民间文学的专辑就有几种。有满族民间故事专集，有满族发祥地之一的阿城民间故事集，目前正在准备出版满族民间故事家穆晔骏、马亚川的专集。黑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为满族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吉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间故事》期刊，辽宁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辽宁民间文学》也是满族民间文学作品发

表的主要阵地。几年来，他们编辑出版了许多满族民间故事。在满族聚居的东北地区，他们的刊物是十分受满族群众欢迎的。

3、市、县、乡的满族民间文学登载刊物

辽宁、吉林、黑龙江是满族的聚居地。这里是满族的发祥地。许多满族历史人物，历史遗迹故事在这里流传。自从前几年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全面展开以来，这里的满族民间文学作品出现得越来越多。这里的搜集者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满族民间文学在这一地区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在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把满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放在重要地位。因此在各级基层组织创办的文化刊物上，几乎都可以见到满族民间文学的存在。这里仅举几个刊物。辽宁省新宾县是努尔哈赤的故乡，现在它已成为满族自治县。这里的满族群众中流传着丰富的本民族口头文学，特别是“老罕王”（即努尔哈赤）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新宾县文化馆的同志自一九八二年以来，按照户口，在全县范围内对五十岁以上的满族老人，逐一进行了普查，搜集到许多民间故事，特别是许多罕王故事。他们因此编辑了一本《罕王的传说》。这本书的出现表明满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已经很深入了，同时它的出版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新宾县内，这部故事书十分受满族群众的欢迎，人们喜爱的老罕王故事竟忠实地印刷出版，大家自然欣喜、感慨。吉林省梨树县叶赫满族乡也保留着一些口头文学。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叶赫民间故事专辑。同新宾县满族群众一样，这里的人们也都熟悉、喜爱其中的故事。

在满族各聚居地，记载满族民间文学的刊物真是太多了。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的《凤凰山》，宋德胤搜集的黑

龙江镜泊湖一带的民间故事集《红罗女》，辽宁省铁岭县的《辽北民间故事选》，灯塔县的《民间故事》，沈阳市的《沈阳故事选》，吉林省敦化县的《民俗》……，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对满族民间文学的种种现象兴奋不已。满族是怎样一个使人惊叹的民族啊！几年时间，她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自己的文化宝库，让它耀人眼目，让它快慰人心，让它散发芬芳。谁都会相信，只有现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出现满族民间文学这样令人欣喜的景象。

二、关于满族民间故事家

在满族进行过民间故事搜集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满族能讲故事的人多。有的村庄竟有十多个，人们还会觉得，满族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民间有许多满族口头文学家。因此我们一提到满族故事家，常常用“故事能手”“百级故事家”“千级故事大师”之类的称呼。黑龙江省双城县的马亚川到底有多少个故事他也很难说清。他初步估计了一下，并把故事名目列举个清单，竟有一千五百个。现在他夜以继日地整理自己的故事，已经完成几百万字。他的故事极富于民间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也是相当浓厚的。傅英仁是早已著名的满族故事家。他已经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但那些只是他故事储存量的一少部分。他的特点是掌握许多专题故事。如讲述努尔哈赤的《南北罕王传》，讲述萨布素的《萨布素传说》还有关于东海窝集部的全套故事等等。每一专题都要有几十万字的故事。还有些故事家掌握几十万字的阿骨打传说、红罗女传说等等，满族是以明末女真人各部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它的内部还保存着不同部落的故事。穆

晔骏是恰克拉部的后裔，他传承下来近十万字的恰克拉故事，故事有鲜明的恰克拉部生活个性，审美个性，它同满族其他部落故事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类似的还有赵德富讲述的野人女真人的故事，从始祖神话到家族生活都有独特的地方。

满族故事家不但储量丰富，而且讲述水平也相当高。关世英是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乡的普通农民，听他讲故事类于听评书。他的声音象刘兰芳一样悦耳动听，讲起来有板有眼，通俗流畅，而且声态并茂。傅英仁、穆晔骏、马亚川也各有特色。有的象慈祥的长者诱导一个儿童，安祥地给他讲遥远的过去，让他心甘情愿地随着他去旅行；有的象阿凡提一样幽默诙谐，在娱乐之中传授你知识，点燃你智慧的火花；有的则分外认真，唯恐你不相信他的诉说。在他自信的神态中，引起你分析，挑剔的意趣，在争论中当你发现他并不那么真的相信自己讲的就是事实的时候，你得到了十分舒畅的满足。

满族的故事家的成份使人很感兴趣，事实上这些人并不是老态龙钟，到了需要紧急抢救的程度。几乎可以说满族故事家有一个自然的梯队。最活跃同时也是储量比较丰富的故事家，一般都在六十岁左右，上边提到的几位就是如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中间也不乏讲述者。甚至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也存在着会讲不少故事的高手。满族讲故事的风气很盛，现在每逢冬闲季节，人们还习惯在一起说古道今。难怪它至今还有那么多出色的故事家。另外满族故事讲述家除了口传，还有笔传现象。据马亚川、傅英仁介绍，他们的故事原来都有故事抄本。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现在这些故事家传承故事已经不是靠纯粹的口传了，他们会写，而且善

写，许多故事都是他们亲自整理出来的。

当然满族故事讲述者的能力有高有低，他们传承的特点也不一样。有一大批满族群众讲述的故事数量不很多，这是自然的，因为民间文学毕竟离不开民间艺术家。有的讲述者善讲历史传说，有的能讲“瞎话”，有的专爱讲述地方风物传说。

三、满族民间文学内容

从体裁上来看，满族民间文学是相当完整的。满族有神话、有传说、故事，有歌谣。满族的神话有很鲜明的层次性。它有原始时代的图腾神话，有部落时代晚期的初具系统的各种起源神话，也有阶级社会中的变质神话。满族传说的储量是十分惊人的。它有历史传说，风物传说，风俗传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大人物传说，即红罗女传说、阿骨打传说、努尔哈赤传说、萨布素传说。另外它帝王的传说也很多，尤其是康熙、乾隆这样在历史上有突出作为的皇帝。满族的故事是大量的，如张其卓、董明的《满族三老人故事》中大部分是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中生活故事和动物故事很有特点，它们同满族早期的社会生活或多或少有着联系。就现在情况来看，满族的歌谣发掘的不很多，但已经证实，满族民间很流行歌谣。其中有民间叙事歌，如《德不达理》，有萨满神歌，有风俗歌，如《喜歌》，有节令歌，还有流行小调。特别是满族的摇篮曲十分流行，很有满族特色。

无论满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对整个民间文学界来说，它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们看到其中有许多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母题型式，如它的地震神话，探地洞故事，机

智人物传说等等。同时满族民间文学还有明显的民族个性。特别在人物传说的叙述手段和叙述结构上很有特色。

满族的民间文学是了解满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展现的生活，反映的观念，勾画了满族发展的历史线索。它的各种氏族始祖神话遗留了氏族社会图腾信仰的痕迹。如伊彻满洲供大马哈鱼的传说，野人女真视棒槌为祖先的神说。关于部落时代的各种故事，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满族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和各方面的生活。如部落之间的通婚、战斗、交往，部落内部的生产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部落长不同阶段的形象表现，故事都予以充分的显示。比如部落萨满曾经是部落普通的成员，他从事生产劳动，只是在疾病，驱妖除魔的时候进行巫术活动。常常他是一个生产生活能手，由于他这方面的能力和品德，受到人们的敬重。他甚至是部落酋长，负责调节纠纷，制订制度，分配食物或战利品，培养萨满。总之萨满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以欺骗为生存手段的专职萨满。但在部落社会后期，萨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布占泰杀妻》中的萨满，完全靠欺骗生存。他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为个人的政治目的使用卑鄙的手段，破坏建州和乌拉的姻盟，为叶赫部称雄女真的目的竭尽全力。最后到底以神的名义完成了这种破坏。萨满的欺骗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关于阶级社会的历史，满族民间文学从各方面进行了展示。如有的故事描写道，部落时期人们曾经没有强烈的私有观念。那时候每个家庭有自己的仓库，仓库中放着各家庭全部的吃穿用品。这种仓库在部落内部是开放的。如果谁家吃穿成了问题，就可以到任意一家仓库中取出自己需要的东西。缺吃的可以取各种兽肉，缺穿的可以拿各种兽皮、鱼皮。拿了东西你不必通知主人，只要在仓库中放个东西作记

号，一旦自己有了偿还能力便毫不犹豫地马上送还所借物品。人们耻于向别人借东西，只有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才觉得光彩。因此故事歌颂的形象常常是拒绝别人的帮助，自己勤劳工作，俭朴生活，最终富裕起来。而阶级社会的作品中，很难找出上述观念来。剥削阶级欺压凌辱百姓，迫使他们反抗的故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人参故事中，常常出现横行霸道的山主或地方官僚，为了得到宝参，设下种种圈套，陷害劳动者的故事。私有制改变了部落社会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劳动者之间的谋财害命，见利忘义的故事也出现了。在黑龙江省五常县人们普遍流传当地一个暴发户没落的故事。原来这家的主人是个采参者。他和一个朋友一齐上山采参，当得到参后，为了独吞，他害死了朋友。后来他带参进京，把它献给了皇上。他得到了赏钱和官。回到家乡后，他盖起了阔气的房屋，晚年还得了一个儿子。谁知这个儿子竟是他害死的那个朋友的转世。儿子一生下来，见什么摔什么，什么贵重摔什么。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几年功夫，这个家就败落了。人们说，这是他朋友给他的报应。

满族民间文学有独特的面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我们还看到，由于满族同汉族等其他民族有着长时期的历史交往，他的民间文化不能不受其影响。这种影响还直接表现在满族民间故事家的艺术传承经历上。如傅英仁在二十几岁时结识了汉族故事家韩翰一。韩很会讲故事，他把故事记在小本子上。每逢闲暇他就和傅两人互相传述。傅自幼在一个满族民间文化气息浓厚家庭中长大，他承继了许多本民族的故事。韩的影响无疑对他故事的积累和创造产生了影响。从现在情况上看，东北是满族聚居区，但即使是在满族自治

县、自治乡内，汉等民族成份也是相当可观的。长期的共同生活，必然发生文化的互相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能摸索出这种影响的不同深度。一般在比较早回到东北定居或基本没离开东北的满族中，传统的东西浓重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处在交通比较闭塞的地区，程度就越深。如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乡的满族，至今讲满语，满族文化保留的也比较多。金启先生曾在那里搜集到比较珍贵的两则萨满传说，它们很有科学价值。再如新宾县，宁安县的满族，满族习俗相当普遍，至今还有许多人保持传统习俗。另外在来源相同的满族聚居区中，满族传统文化也很强烈。如双城县的满族，他们是清道光年间由驻京旗人移垦而来。至今这儿的满族群众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从北京“草帽”胡同来的。由于在一起生活时间较长，这些满族群众民族特点保持得相对稳定。

满族民间文学领域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满族有大量的人物传说手抄本。这些手抄本的来源说法不一。如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据他说是从一位晚清秀才那里得到的。傅英仁承袭的《南北罕王传》，他介绍该本原为满清宫廷讲述本。这些手抄本显然比口头文学文饰化了。有的已初具作家文学面貌。如《南北罕王传》就有回目，故事前后连贯，有的地方甚至铺张渲染得相当明显。但是它们还没有脱离民间文学母胎。民间口头文学的种种迹象在那里还很容易看到。母题类型，民间描写手段、以及作品的传播形式都说明它们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即使经过个人加工，可最终还流传在民间范围。这种现象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类文学作品的成熟这程。如《水浒传》在《宋史纪事本末》中它还仅仅是一个口头传说的骨